

毛詩正義

十二

1

2

3

4

5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大雅

行葦

既醉

鳧鷖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 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

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
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尙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
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
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
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
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

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
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
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
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
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
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
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
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
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
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
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黎釋詁云黃髮耆老

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
更生者面凍黎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耆爲
黎郭璞注云黎面色似黎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
王有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
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
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
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
孝厚者也 敦彼至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
之至見敦敦然道旁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
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
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

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尙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
之極也 傳敦聚至泥泥 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
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
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
箋體成至人乎 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
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
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
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
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
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
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至之几 正義曰言先王

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
俱邇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
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
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
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
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
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
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
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
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
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

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肆筵，至奠，罍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旣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踏之容，旣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旣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酌，以酬賓。賓受而奠，此罍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旣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旣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

上簞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
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
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踏之容傳以授几之
時有踧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上
文與鄭異耳 箋緝猶至敦史 正義曰緝績者連續
之故緝猶績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
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
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績代而侍者
謂惇史 傳罍爵至曰爵 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
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罍似是

異器故辨之云罍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醴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罍非周器謂之罍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罍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醴罍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

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
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醢醢至或罍 正義
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并非菹以薦進
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
加善殽則脾之與臠酒殽旣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
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罍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
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爲加故謂之
嘉是爲嘉美之嘉也 傳以肉至曰罍 正義曰釋器
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
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
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臠爲函蓋相傳

爲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罍釋樂文孫炎曰聲驚罍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擗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敦弓至以賢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旣堅韌矣其四鏃之矢旣鈞停矣其舍放此矢旣均同而中矣王旣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

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
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傳敦弓至中
藝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
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用畫則漆上又
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
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
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
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
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
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

既鈞冬官矢人爲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爲之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恆矢庠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爲賓 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卽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

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雖毛之意亦爲大射也 傳言賓至存焉 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

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牆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茶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

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旣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黠二人揚解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尙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旣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默又揚舉此觶以語說於眾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

不變慝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解者將以令眾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眾人皆入就大眾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

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眾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者耄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皆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眾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

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
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文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
燕禮卿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
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卽是鄉射
也故地官卿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
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眾庶注引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眾庶之義引證
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 箋序賓至次第 正義
曰投壺數算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
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至不侮 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

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
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爲此善射以擇
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
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 鄭唯下句爲異言
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 傳天子至成
規 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
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卽
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
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也說文云彀張弓也
二京賦曰彫弓斯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 箋射禮
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

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
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
也案大射禮措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
矢不親挾也 曾孫至黃耆 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
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
其爲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
報養黃耆之老人 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
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
告黃耆將養之也 傳曾孫至祈報 正義曰以信南
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文
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

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 箋祈告至君子 正

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卽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旣序

賓矣酌文在祈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被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也黃耆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耆鮐背之老人成王以此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之人故得壽考惟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耆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旁贊異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

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旁。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義。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

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未莫不
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
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民大安
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
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
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
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
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
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
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

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
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
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
告字 箋成王至飽德 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
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
於羣臣至於無算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
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算結
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
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
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
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

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
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
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不迎
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
其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
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
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
此施爵賞爲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
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未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
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

九也有異韞胞狄闔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至景福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既者至其事 正義曰春秋
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
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 箋禮謂至之
類 正義曰以傳分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
故云禮謂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算爵也傳以事
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七獻大夫
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
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
通之 箋君子至五福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
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
年之下以祚膺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

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卽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天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饋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

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
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卽考終命也爲下具此
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

旣醉至昭明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
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旣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殺羞牲
體旣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汝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
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
善永作明君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箋殺謂至行
之 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
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至嘉告 毛以爲天旣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

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
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
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
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
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
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事焉 鄭以爲天既助汝
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
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旣以善
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融
長至享祀 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
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

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 箋有又至其長 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閒故易之也 傳俶始至諸侯 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

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俶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令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釋。詁云：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旣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

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

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至威儀 正義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恆

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旣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閒用水土之意。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麇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恆。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恆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麇麇菹菹麇麇饋食之豆有葵菹羸

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恆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雜錯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菁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蜺醢蜃非陸產蜺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 箋公尸至致故 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屑維何天

被爾祿更自申說類屑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
說故同言維何也 箋朋友至之事 正義曰言朋友

至之事 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
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
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
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至爾類

毛以爲成王之臣旣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
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旣有孝子之行
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
以善道矣 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 箋孔甚
至其宜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

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
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 傳匱竭類善 正義

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善釋詁文 箋永

長至莊公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

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
上朋友之文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
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
教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
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
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
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

謂孝之篤厚也。其類至祚胤。毛以爲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壺。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

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
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
箋壺之至天下 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卽
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
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
其相親比之意既能室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
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
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
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
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爲廣與
毛異耳 其肩至有僕 毛以爲乘上祚肩問而說之

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
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旣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
當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
子孫也 鄭唯以有爲又餘同 傳僕附 正義曰以
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
與鄭同 其僕至孫子 正義曰乘上景命有僕問而
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
有土行者使與汝爲配耦旣與汝女而有土行者又隨
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
傳釐予 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
得爲予 箋天之至之妃 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

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
爲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
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
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
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命
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
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
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荅之見其生
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
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
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

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鳧鷖五章章六
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
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
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
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
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
乘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
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旣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
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
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

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卽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卽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

章宗廟卽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倒者序以天地人爲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爲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眾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興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章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旣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旁故次在沙而水中

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
涇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
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至來成 毛以
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眾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
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
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
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
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
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
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 鄭唯上句爲異
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 傳

鳧水至眾多 正義曰釋鳥鴈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
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
鴈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
也鷺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鷺鷗也一名
水鴟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天殺故萬物眾多萬物多
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 箋涇水
至禮備 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
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
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
特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
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

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
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
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
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
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
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
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
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至來爲 毛以爲時旣
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旁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
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
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

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
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 鄭以鳧
鷺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卽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
以此爲異餘同 傳沙水至其事 正義曰上言在涇

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
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
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
其事也 箋水鳥至自嫌 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
考其言徧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
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
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

水旁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
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
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
鬯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
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
唯蜡祭耳故注云鬯鬯牲胸也辜磔也鬯而磔之謂磔
禳及蜡祭也卽引郊特牲曰入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
則入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
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入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
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

爲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入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入神而已其神雖眾總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總祭羣神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爲總祭然蜡以先嗇爲主禘以后稷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祝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

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
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
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
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旣言終日
有事明其卽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至致天神
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魃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旣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卽以其祭之日也
天地尙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
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來寧意同
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 傳言酒至備美
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

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穀稱旣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爲孝子。正

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鳧鷖至來下。毛以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旣淆然而沛之爾。王之殺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

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正卽以其日燕尸爲異
餘同 箋水中至其處 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
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正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
猶平地之有正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正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
正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正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
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正也此以渚爲喻唯喻
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爲神象故言尸配至尊上
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
宜據尸意爲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

其心此據其貌爲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
若止得其處集注是也 箋滑酒至而已 正義曰箋
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滑變殺言脯明其因文立義
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沛
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
祭更有殺饌也 鳧鷖至來崇 毛以爲時旣太平鳧
鷖之鳥在於渚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
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
心旣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
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
鄭以爲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渚喻公尸之居在瘞薶之

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眾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爲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 傳灑水會宗尊 正義曰灑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眾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灑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箋灑水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旣別則灑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

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淵當是水外之高地淵者地
高之貌水外之地淵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
處以爲瘞薶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曰祭地曰瘞薶
李巡曰祭地以玉薶地中曰瘞薶孫炎曰瘞者翳也既
祭翳藏地中然則瘞薶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
地故以淵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薶祭法云瘞薶於
秦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
地祇有薶牲玉者守之然則瘞薶者唯謂祭地耳此以
瘞薶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其文可以兼天地
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
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薶與祭地同也若然大宗伯

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蕤沈祭山林山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蕤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蕤耳社稷與川似不用蕤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蕤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蕤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蕤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蕤如鄭此言祭五嶽有蕤明社稷亦蕤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蕤何者釋天云祭山曰瘞懸不言蕤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良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瘞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瘞懸之法鄭雖不解瘞懸之義

要廢懸似非蕤也祭山得廢懸而復蕤明祭川亦得沈而復蕤故以社稷山川皆言蕤也李巡以蕤爲蕤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蕤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蕤之也孫炎曰既祭蕤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卽是初卽蕤之非祭畢始蕤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不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爲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 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 箋既盡至云然 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爲燕訖故以既爲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爲社宗者以下言公

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
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
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
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
其地則不祭國君尙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
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
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
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
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
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
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

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
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
言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
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
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爲重

鳧鷖至後艱

毛以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在山絕水

之亶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
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
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
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
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鄭以鳧

鷺之鳥在於絕水之臺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
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
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
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
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 傳

臺山至和說 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
流澗者水會之處是土漳水令聚今變文言臺則非復
土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所云
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
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爲熏熏和悅也 箋臺之至
之意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

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亶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爲其義故云亶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爲喻焉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差降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陔祀行則設主於轍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

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疊名爲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 傳欣欣至多祈 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

之氣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

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
後難而已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大雅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
正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
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
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至申之 正義曰言
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
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
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

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
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
又用天意申重戒敕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 傳

假嘉至官人

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

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

箋顯光至於天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

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
德光光雖爲總辭安民官人卽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
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
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傳申重 正義曰釋詁文也

箋成王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
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
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
用之又用天意申敕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
哉惟時亮天功是舜敕伯禹伯夷之事也兪曰是保佑
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敕之也其事與
此相類故云如舜之敕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
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至

舊章 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
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
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
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
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有邦國也又言成
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
之不過誤不遺忘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
禮法故得福流子孫 傳宜君王天下 正義曰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
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
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

故同言之。箋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眾多。上言百福是福之眾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卽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勸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卽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

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蒞政而遵用舊章
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
雖則新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
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
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所制六典之法爲
舊章也 威儀至之綱 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
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
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
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爲匹
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

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 鄭以爲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緻密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 傳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傳亦抑抑爲密則是由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 箋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己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己志合也

傳朋友羣臣 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

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尙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
臣爲朋友也 箋成王至而已 正義曰綱紀者以結
網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
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
功乃燕是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
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
而已 傳墜息 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
民之攸墜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墜與咽古今字
也 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
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
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

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
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注云百辟卿士
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
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
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
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也武王既崩
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莅臨
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
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
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
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

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
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
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
詳之言成王將莅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莅政
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
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
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故文
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莅
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 箋公劉至

戒之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無罪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稷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

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時不必
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周本紀亦
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
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
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
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
則不啻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
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啻失官
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
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於金縢之注
差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

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
成王將莅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
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左召公右書序云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
不辯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
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
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
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尙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
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
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
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

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
意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
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
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
而加公矣 篤公劉至啟行 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
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
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
在邠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
積乃有園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
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
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

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鬥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郃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幽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 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 傳篤厚至於時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

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
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
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
鬪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
柁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
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旣來
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
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
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
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
場欲見公劉不恡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

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大小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卽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顯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爲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總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卽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

積倉是也正言郃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
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
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
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
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愛重民
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唯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
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
己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
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焉
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
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

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
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
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
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
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幽也蓋諸侯之
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
劉賢君可爲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
知出何文也 箋爰曰至全民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
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迫逐
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
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至容刀 正義曰公劉旣

至王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
地以居其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
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
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嚙山之
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
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
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
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
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傳胥相至無
悔 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
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

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
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
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 箋于於至舊時 正義曰于
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
而平正也眾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其爲
生之事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繇乃宣
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 傳巘小至武事 正義曰
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巘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
兩巘巘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
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別大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
旁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卽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

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唯言
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
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
鞘之名琫者鞞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
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衮冕
黻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
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
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
以斷割故言有武事 篤公劉至語語 正義曰上既
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
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

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
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所宜居之野故
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旣立
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
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
傳溥大覲見 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
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
也 箋逝往至之處 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
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
曰岡釋山文絕高爲之京釋正文彼下卽云非人爲之
正京與正相對且言爲之正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

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正非人爲矣李巡曰正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是正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前旣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日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大眾非是京之訓也地官

遣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屋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至宗之 毛以爲上旣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旣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旣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旣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踴踴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旣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

新爲邦國儉而合禮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己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爲如此。踰踰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展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菹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踰

踰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踰踰是踰踰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言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主掌供辨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 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

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
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
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卽上踰踰濟濟之人
宜爲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
此文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
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
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
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
羣也饗禮當享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匏是自然
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

賓此賓外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
與殺酒各自相近故也 箋公劉至忠敬 正義曰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嚮而
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
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
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
郭璞云展窗東戶西也禮有斧依形如屏風畫爲斧文
置於展地因名爲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
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
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擬飲時
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

三十一
溲於豕牢卽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 傳爲之君爲之大宗 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 箋公劉至在邠 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保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本所以可尙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

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至允荒 毛以爲厚乎
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旣廣其土地之東西旣長其境
界之南北旣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
視其陰陽寒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
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郃往豳
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
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豳國之
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
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廣
大欲王法效之也 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
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

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度其幽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幽之所居信寬大矣

傳旣景至高岡

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

於日影卽上旣溥旣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卽下

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乃也定本影皆

爲景字

箋旣廣至富國

正義曰旣廣旣長謂正定

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郤往遷幽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

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
所以灌溉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
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
殷勤審之也 傳三單相襲徹治 正義曰重衣謂之
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
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
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
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旣至幽地
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尙委棄
積倉不暇言治田爲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
居則婦人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

也居其民眾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 箋郃
后至其徹 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
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
郃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
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
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
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
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
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
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卽
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

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者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是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

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菜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大者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郃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裏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得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 傳山西至荒大 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

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幽國之
居信廣大也 箋夕陽至寬大 正義曰夕陽者總言
幽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
云幽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幽踰梁山注云梁山
在岐山東北然則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
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
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幽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至之卽 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
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幽地令民作此館舍將
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亂而過取其礪
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爲

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
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
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眾多公劉乃言
曰人民眾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
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者謂
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止其軍
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蒞鞫之就也蒞
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
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傳館舍至鍛
石 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
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

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滑取礪。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

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樁也。言鍛鐵之時，須山石爲樁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居民，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所用，故云取材木給築事，謂給民之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嚮。

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居以南門爲正北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箋爰曰至之旁 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居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旣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旣耕乃營宮室也上旣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眾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旣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歎其眾故日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

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旁。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卽引爾雅以釋之。釋正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隩，則經爲互也。內是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泝名，以此見。

其芮爲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嚮澗，此芮鞠爲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而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注云：涇在豳地。引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別解。曰：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爲內。

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爲
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
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至父

母 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

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
器之中以灌沃米餠以爲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
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
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
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
此以戒王 傳洞遠至酒食 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
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

言云饋餽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饋均之曰餽郭璞曰今呼饗音脩飯爲饋饋均熟爲餽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餽而熟之故言饋餽非訓饋爲餽餽酒食釋訓文 箋流潦至緊物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爲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爲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

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
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爲有
德用也 傳樂以至之親 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
也彼引此詩乃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
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
安之一人而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傳濯
滌鬯祭器 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
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
洗名下傳云漑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
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爲祭器也卷耳
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饗燕亦有鬯以此論祭事故言祭

耳 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
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
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
用吉士之事 有卷至其音 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
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
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
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旣
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
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

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
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
毛同 傳卷曲至曲阿 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
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
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
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箋大陵至養民
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
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
以曲阿喻王之屈體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
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

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
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
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
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
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
來故以疾風爲喻 傳矢陳 正義曰釋詁文 箋王
能至善心 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
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爲賢者所樂
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
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奂至酋矣
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奂然而有文

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
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
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來在爵位以
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
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己
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 鄭以
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
奐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
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 正義
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
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

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
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奠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
曰奠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
爲泮奠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 箋伴奠至故
逸 正義曰伴奠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
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
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
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
奠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
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
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

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宕而妄爭訟

也 傳彌終似嗣首終 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
是繼嗣先君故以爲嗣道終釋詁文彼道作首音義同
也 箋樂易至成之 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
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卽行善政可以保全性
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
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
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
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至主矣 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
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
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

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
汝使終汝得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矣言其愛而饗
祐之 傳阪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土宇至使然

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
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
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 箋使女至佐之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
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
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受至常矣
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
久長矣非徒大福祐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

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得大大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第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傳第小

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第福宜爲小福。故以第爲小言小尙安之則大者可知。箋第

福至安女。正義曰第之爲福爲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爲福爾。上言百神爲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爲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純大至爲常

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

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子之以福故云子福曰嘏
受福以爲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至爲
則 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
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爲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爲輔翼
者有至孝可以爲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
以此長尊之以此恆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
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
之 鄭以爲王所得爲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
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
憑之凡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
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

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
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 傳有馮至翼
敬 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
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爲名皆是道
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爲輔翼則孝
之與德亦爲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
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
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敬皆釋詁文 箋馮馮几
至祖考 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
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爲憑几皋陶謨曰庶
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

爲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
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
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
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
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豫
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
以引以翼謂來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
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
言撰佐食則眾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
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
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

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
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所俎特牲禮云宗人遣佐食
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
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
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
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几與
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几與佐食祭
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
以廟中爲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
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
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贊導也

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
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
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
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
牲少牢亦無在尸旁之時而此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
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
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
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
祖考顓顓至爲綱正義曰上旣勸王敬賢又言敬
賢之益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磋則能

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盛而
高朗似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
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
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傳顒顒
至盛貌 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
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 箋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
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
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覩其形狀
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卽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道逸故
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卽盛壯也旣體貌敬順志氣高朗
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

聲譽敬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
相副也釋訓云顒顒叩叩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
溫順也叩叩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至天

子 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
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翩翩然者是其羽翼
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
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
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 鄭
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翩翩然其羽爲聲亦與眾鳥集於
所止鳳皇所在眾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以
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

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
鳳皇飛而來眾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 傳鳳
皇至眾多 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

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
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
瑞故云仁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
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
龍則毛意與左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
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
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鸛
頰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
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
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
皇高丈二漢時鳳鳥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大
小之形未詳翩翩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眾多者
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皋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
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
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
來必眾多也毛意不言眾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

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也 箋翩翩

至喻焉 正義曰以傳言眾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翩翩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比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亦眾鳥也鳳與眾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 傳藹藹猶濟濟

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

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
箋王之至盡力 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
節度聽其進止旣云多吉士卽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
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
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
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
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箋親愛至失職 正義
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
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爲政不亂在下安
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至喈喈 毛以爲上旣言
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

皇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
梧桐之生則莘莘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雖雖喈
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 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
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
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
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
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莘莘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
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雖雖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
臣亦和協也 傳梧桐至朝陽 正義曰梧桐可以爲
琴瑟是柔刃之木故云柔木釋木云櫬梧桐郭璞曰今梧
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

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

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鸕鷀鷀鷀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此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卽言梧桐之意也 傳梧桐至樂德 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萃萃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聖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萃萃萋萋也由臣

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
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
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
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
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
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
爲說釋訓又云噤噤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
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
合爾雅也 箋萃萃至和協 正義曰萃萃萋萋梧桐
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
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

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
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
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
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
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
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
爲說釋訓又云嘒嘒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
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
合爾雅也 箋萃萃至和協 正義曰萃萃萋萋梧桐
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
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

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
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
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
箋庶眾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
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眾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
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
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
以馬車言眾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
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眾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
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
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

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旣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司馬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卽大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

